

大裂

梁文福

BenQ

華文世界電影小說
獎得獎作品集

作品集

第六屆 BenQ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集

大裂

胡遷、倪子耘、鄭端端
姜華、黃兆德

著

大裂

第六屆「BenQ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」得獎作品集

作　　者　　胡遷、倪子耘、鄭端端、姜華、黃兆德
編　　輯　　謝翠鈺
校　　對　　彭小恬
行銷企劃　　廖婉婷、李昀修
美術設計　　賴佳韋
內頁排版　　呂暉嘉
董事長　　趙政岷
總經理

出版者　　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七樓
發行專線：(02)23066842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231705
　　　　　　(02)23047103
讀者服務傳真：(02)23046858
郵撥：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
信箱：台北郵政七九～九九信箱

時報悅讀網　　<http://www.readingtimes.com.tw>
法律顧問　　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、李念祖律師

印　　刷　　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初版一刷　　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
定　　價　　新台幣三八〇元

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大裂：「BenQ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」得獎作品集。
胡遷、倪子耘、鄭端端、姜華、黃兆德作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
時報文化，2016.07
面： 公分。-- [新人間叢書；258]
ISBN 978-957-13-6719-4 (平裝)
857.61 105011524

ISBN 978-957-13-6719-4

Printed in Taiwan

目
錄

首
獎

大
裂

胡
遷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評審的話

貳
獎

欲望與恐懼

倪子耘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評審的話

參
獎

101 黃金分界線

鄭端端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評審的話

佳
作

393

392

289

199

290

197

196

109

106

105

007

追趕跑跳，砰！

姜華

評審的話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佳
作

488 487 395

換骨

評審的話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黃兆德

謹以此書分享給喜歡電影、愛好文學、滿懷創作理想的人。



明基友達基金會

第六屆 BenQ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集

大裂

胡遷、倪子耘、鄭端端
姜華、黃兆德

著

目
錄

首
獎

大
裂

胡
遷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評審的話

106

105

007

貳
獎

欲望與恐懼

倪子耘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評審的話

197

196

109

參
獎

101 黃金分界線

鄭端端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評審的話

290

289

199

佳
作

393

392

293

評審的話
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追趕跑跳，砰！

姜華

佳作

488 487 395

換骨

黃兆德

評審的話
作者簡介 · 得獎感言

首
獎 /

大裂

胡
遷

一、暴力

那場近似於屠殺的暴動，發生於沒有任何人察覺的夜晚，在我們連續打牌的第七天。

這是一種六人打的牌，需要四副撲克。這種牌，生來就是為了更快捷地浪費時間，更多的人，更多的摸牌時間，每個人手裡都會捧著書本厚的一摞紙牌，讓時間一張一張地拍在桌面上，發出啪啪的鏗鏘有力的聲音。我們都樂此不疲地沉浸其中。我跟丁煒陽在最開始都不會打這種牌。此牌有很多技巧，燒、悶、點，而所有的技巧都為了一個目的，就是讓上家或對家生不如死。

宿舍總共有六人，此前我們沒日沒夜地打夠級，凌晨一點收攤子，躺在床上睡覺，到了中午用幾本書壓住未完的牌局，吃完飯回來接著打。在我熟練技巧之後，丁煒陽還沒摸清這種牌的門路，而他又經常是我的上家，他常常在手裡還拖著半副紙牌時就被我燒悶帶走，然後捧著厚厚一還撲克牌恍惚地盯著牌堆。

終於在凌晨要收工的時候，我再一次悶燒，帶走了丁煒陽。他握著自己的牌，迷茫地看著四周。那天就是如此，丁煒陽默默地放下紙牌，緩緩走出屋子，我們覺得那是跟往常一樣的一個夜晚，丁煒陽被我悶燒後，洗把臉，刷刷牙，上床睡覺，第二天繼續努力。

然而我們聽到走廊裡傳來丁煒陽撕心裂肺的吼聲，那巨大的聲音在這一大片被城市遺棄的荒涼土地上迴盪，近似於一種哀號聲。我們都怔住了，那哀號令所有人感同身受。我之後才想明白，那是動物臨死前的叫聲。與此同時，我們覺得周圍有什麼東西改變了。

在丁煒陽咆哮的聲音綿延過後，我們聽到從宿舍窗戶裡傳來二樓混亂的腳步聲。緊接著丁煒陽破門而入，說：「他們來了。」

有人說：「誰？」

丁煒陽睜著眼睛，還沒等他說話。一個啤酒瓶在門口爆裂開，有碎片從門縫裡滑進來，丁煒陽急忙關上門。

「他們好像有刀。」丁煒陽抵在門上。

又有三五個啤酒瓶碎裂在門外的地板上，響聲巨大。可以聽到走廊盡頭一間宿舍的門被一腳踹開，數十個叫罵的聲音重疊一起，湧進了那間宿舍。然後就是哀號聲，鐵器在床上的撞擊聲，那種凶狠讓人不寒而慄。

接著他們撞擊第二間宿舍門，顯然已經從裡面掛上了門鎖，我們聽到五六雙腳密密麻麻地踏著，震動沿著牆壁傳過來。然後那間宿舍的門倒了，在叫罵的間隙裡可以聽到玻璃碎渣在地上摩擦出的滋滋聲，一個床被整個掀翻了。踹門聲密集地傳過來，此時多個宿舍同時被破門。

這是老廣院的人，他們大概有一百個人，正排著隊朝三四樓衝，一間間宿舍地毆打。老廣院的人住在二樓，我們是學校更迭後的第一批新生。

躲牆角的人在瑟瑟發抖，屋子裡的六個人都屏氣斂聲。

「出不出去？」有人說。

丁煒陽的大舌頭更嚴重了，「出去，幹什麼？」

我們都不知道出去可以幹什麼，隨著房門一扇扇的被摧毀，門鎖哐當當的掉落在地，老廣院的人一點點逼近著我們所在的宿舍。那聲音極其混亂，有鐵器在牆上，床上，櫃子上的敲打和摩擦聲，還有肉體的撞擊聲，這些聲音讓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我們沒有計畫，如果一個宿舍的人冒然出去，不知會被打成什麼樣。

這時我們聽到了走廊裡一聲叫喊，嗓音極其渾厚。

這個新生的宿舍原本在走廊的另一頭，按照現在速度，估計還會有一段時間才會踹開他門。他站在走廊裡喊，「大家都出來！」

老廣院們突然安靜了下來，他們可能在心理嘀咕，如果這一層的新生聯合起來，人數上是他們的兩倍還多。

他聲嘶力竭地喊，「我們人多，大家不要怕。」

丁煒陽把手按在門把上，他深深地喘著氣，頑長的身體一伸一縮。

「開門。」宿舍裡有人說。丁煒陽沒有回頭，他仍然在喘息，呼吸愈來愈急促。

門被丁煒陽打開了，同時我們也聽到別的宿舍細碎的開門聲。一旁的郭仲翰從抽屜裡摸出一把剪刀。宿舍裡有掃帚、拖把，他摸起剪刀的時候，我知道他心裡一定是恐懼極了，剪刀的殺傷力比棍棒要厲害得多。

其中一個老廣院嘶啞地說：「對，開門。」那聲音像是鋼絲球刷在生鏽的鐵鍋上。

我們紛紛往門邊走著，六米長的宿舍變得無比漫長。我抓起了拖把，我不知道這個布條包裹的棍子能派上什麼用場，丁煒陽已經探出半個身子。

只聽重重的砸擊。那是頭部被打中的悶響，那一下極其狠毒，被砸的人直接撲到地上。

所有人開門的結果就是，老廣院們不需要再踹門，而是三四人一組直接衝入宿舍，掄起棍棒就猛抽，那抽打聲已經愈來愈濕潤，我知道肯定流了不少血。

我從門縫裡看到了一個肥碩的影子，一晃而過，丁煒陽迅速關上了門。那時一個舍友剛離開他所在的位置有半米，也就是這五分鐘他只走了一步。

幾個沉重的脚步聲朝著走廊另一頭衝去，好像每一步都要踏穿三樓的樓層一樣。

冒頭的新生獨自反抗，他吼叫，但無濟於事，想衝出來的人被重新堵回了宿舍，而且挨了更殘暴的棍擊。丁煒陽再次背靠著門，宿舍裡的人已經到了承受壓力的極限，舍長蜷縮在椅子上，椅子跟他一起顫抖。

我們沒料到，宿舍門被突如其来地踹開了，丁煒陽重重摔在地上，他還沒有反應到用手掌撐住地，額頭撞到瓷磚，趴在地上一動不動，四個老廣院進門後大喊，「剛才誰開的門？」

沒有人回答，郭仲翰往前跨了一小步。驚恐的舍長抬起彎曲的手指，指著地上的丁煒陽。
老廣院用鐵棍的頭朝丁煒陽肩胛骨砸去，丁煒陽還是一動不動，幾雙腳朝丁煒陽踩踏下去。我伸出手，想要去攔，但門口攢動著十幾個老廣院的腦袋，我被內心的軟弱控制著。「我真的打不過他們。」我在心裡默念著，但這一點也不會讓自己好受。

直到我們看到丁煒陽的腦袋下面有一條紅色小溪流出，他想掙扎著爬起來，又被一腳踩下去。在兩次支撐起身體都被重擊下去之後，角落裡有人大吼一聲，看起來他腦袋似乎要爆掉了，那是從胸腔裡爆炸出來的吼聲，他憤怒的朝老廣院衝了過去。

當我們要反抗的時候，我還未走到宿舍門外，就在鐵器的毆打下，一下肚子，一下頭部，沒有疼痛，只有暈眩的漣漪從大腦沸騰起來，便已經失去了行動力。在我歪倒在門框的剎那，看到沿著走廊，混合著閃爍的玻璃渣，一條血跡向遠處綿延，冒頭新生那肥大的身軀被兩個手持棍棒的老廣院拖著，繼續向遠處走著。而我的腹部沾著紅色，不知道是哪人沾染在鐵棍上的血液。

大約在三點左右，老廣院回到了二樓，走廊裡已經混亂的如同屠宰場，散亂著各種碎片，以及一片片血跡。宿舍裡大吼一聲的趙乃夫被打的昏迷過去，他的眼角綻裂開，是一條怵目驚心的傷口。那是維持了數個小時的靜寂，所有挨打的人都一動不動待在各自宿舍，沒有人說話，沒有人移動。

這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讓所有人沉浸在一種莫名的狀態裡，沿著走廊走一圈，會看到巍然不動的每個人，在碎片和血漿裡思索著什麼。

丁煌陽被攏扶到椅子上，他瘦弱的身軀經歷了一次徹底的侮辱，鼻血乾涸，魚鱗一般沾在脖子上。而舍長一直背對著所有人，不停的揉搓那根彎曲的手指，那手指已經被搓的腫脹起來。

我跑到樓頂上，看到渾身瘀腫，胳膊被翻折過來的冒頭新生，他的臉蓋在地上，腮上的肉將腦袋跟地面的縫隙填的一絲不漏，幾乎看不到呼吸。而我瘀青的眼角壓著半個世界，我向遠處望去，已經凌晨五點，冰冷徹骨的空氣包裹著這片荒地，他不知死活地趴在那里，像一頭被宰過的豬。

也許這是我們決定去相信藏寶圖的那個起點。

二、每個人的到來

我的高中是J市最差的高中，入學當天的軍訓臥談會，大家談的是城郊嫖娼的經驗，我的初中也是J市最差的初中，軍訓當天的臥談會，大家談的是哪一天能開始去城郊嫖娼。這座城市有一百六十多萬青少年，我想，我是他們之中活得最為齷齪骯髒的百分之五。

從〇六年開始，我在北京考學，要考取一個跟電影有關的學校。電影專業的考試需要先拿到學校的專業合格證，然後參加高考，兩邊通過後可以上學。父母滿懷希望地鼓勵我，為我準備了一個結構複雜的行李包，並塞了一大疊錢在羽絨服的暗兜裡，囑咐我小心火車上攜帶刀片的人。但攜帶刀片怎麼看的出來呢。

第一年，我拿到全國最好的藝術大學考試合格證，整個人意氣風發，身上有微光，見誰都是面若桃李，嘴角含笑。只需達到本省一本分數線的百分之八十，我就將去那所如同傳說一般的學校讀